

www.artist-magazine.com

Since 1975

# 藝術家

Artist 467 April 2014

個人神話與生命經驗的重構專輯

哥倫比亞藝術大師波特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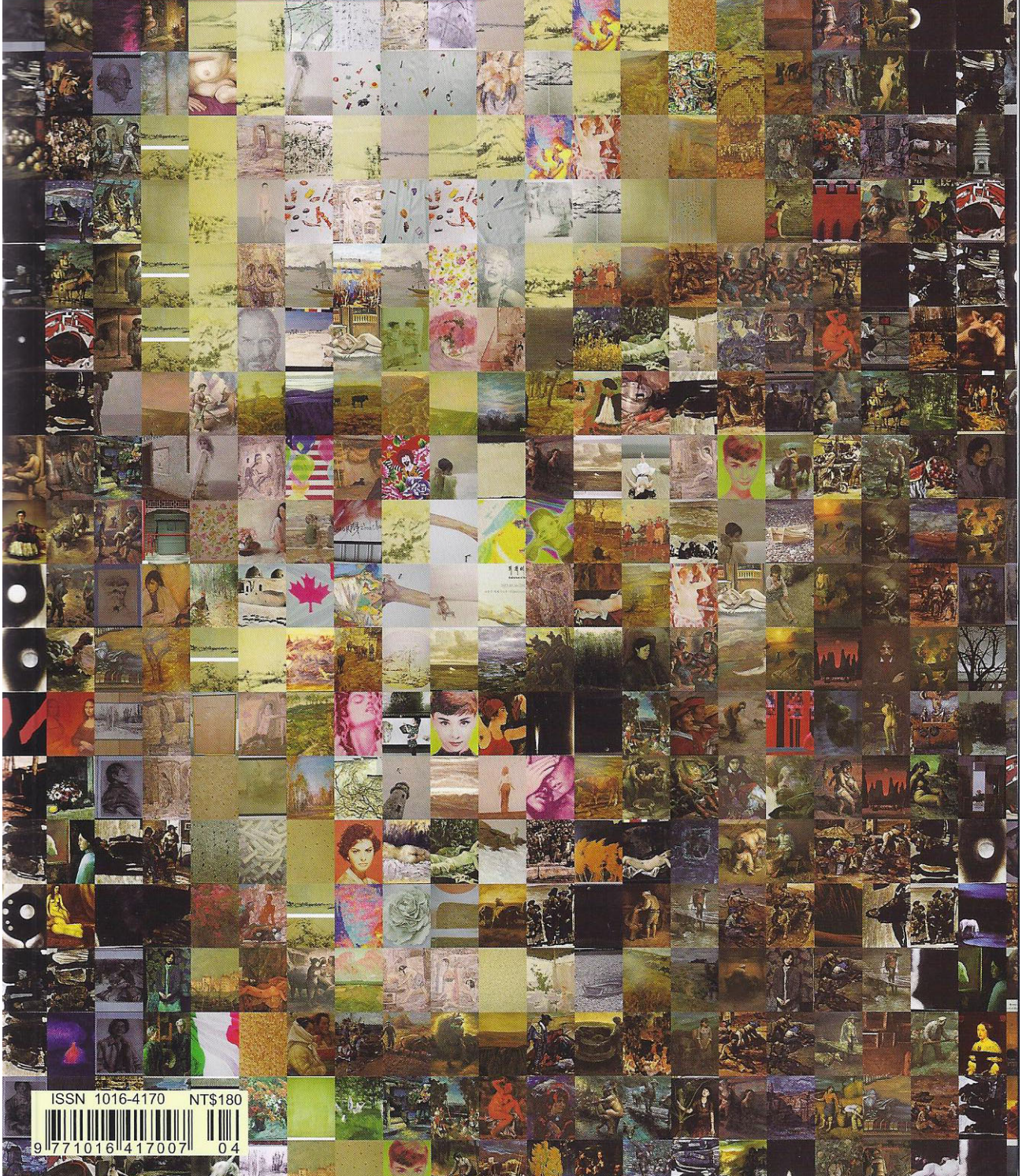
《藝術家》雜誌專訪文化部長龍應台

《現代中國藝術》第四章

世界觀的重新構造：東京荒川線物語

封面故事「收藏有藝事」

戰後納粹暗藏藝術品遭曝光



ISSN 1016-4170 NT\$180



9 771016 417007 04

# 周育正與他的「工作史」系列

撰文／王咏琳·圖版提供／周育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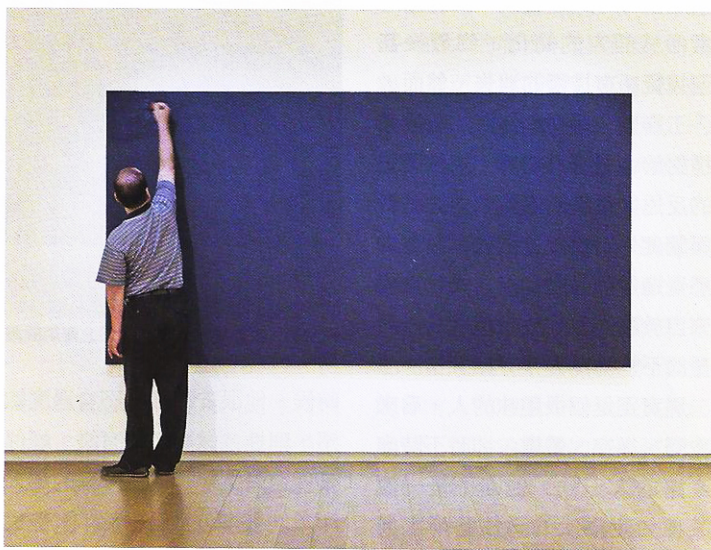
藉由〈工作史—盧皆得〉一作，於2012年獲台北美術獎的周育正，隨後於去年誠品畫廊「我們是否工作過量」一展，展出第二件關於工作史觀察〈昭和時代男子漢〉的系列作品。然而，這個系列作品可以說是周育正在一脈探討空間倫理、展覽倫理、經濟、收藏外觀念型作品外的嘗試。周育正的作品中有某些特質，淡然、在視覺語言上的低度操控，甚至是藝術家自己戲稱的「買空賣空」的特殊思考，他將作品的核心置於展覽系統背後的操作，在這個脈絡底下最為人知，概念最為鮮明的為先前分別在鳳甲美術館與關渡美術館的兩個個展「東亞照明」與「虹牌油漆」。有趣的是，這個先後在復興美工、台灣藝術大學，甚至後來遠赴巴黎求學的藝術家，這一路上的創作皆隨著其個人際遇有著很劇烈的變化，他低調少言，頭腦清醒，卻屬於那種「真虧你想得出來」、在在給觀者驚喜的藝術家，而這樣強烈的脈絡改變並沒有在藝術家自己的計畫之中。

一路接受美術科班教育的周育正，在處理視覺形式特別敏銳，早期他以繪畫做為媒材，大學時代的繪畫作品就已經被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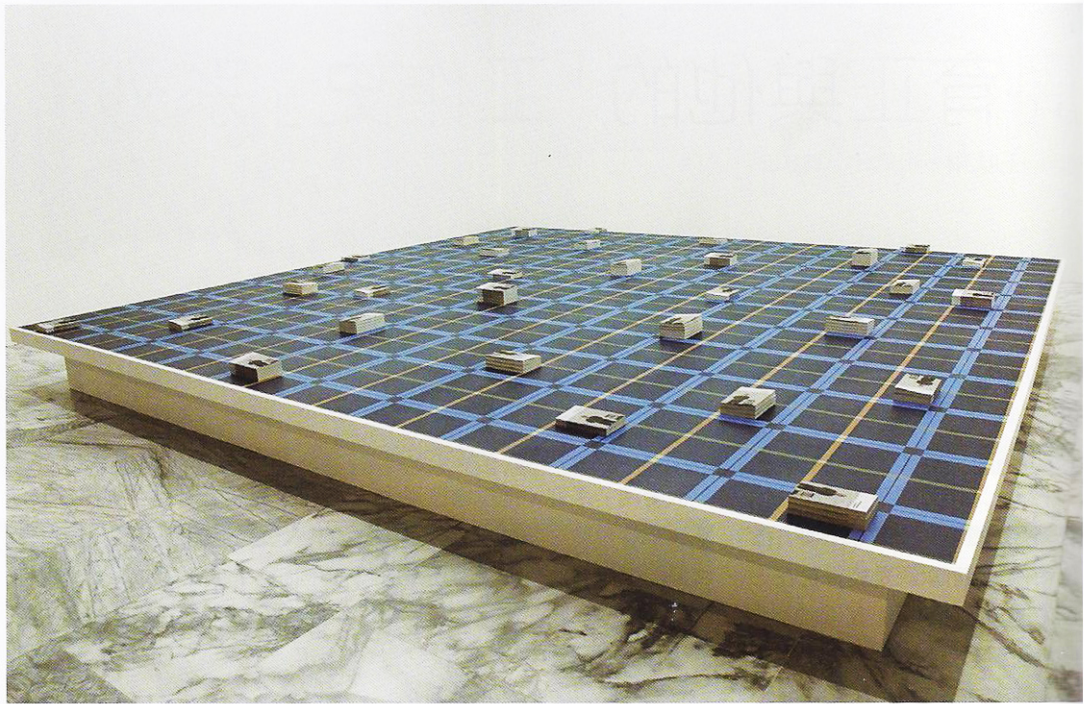
後來在法國求學的八年間，他做過動畫，嘗試過裝置，延續下來的是其2008年在分別於台新藝術基金會與新苑藝術所舉辦的個展「很膚淺」系列，他試圖挪用大眾流行的視覺符號，去指涉影像媒體的過度籠罩使得視覺所接收的訊息如何地趨向一種易逝、虛實難辨的表面現象。一直到了2009年在貝瑪畫廊的個展「人人為我，我為人人」，他展開首次長達一年的計畫式創作，除了利用版畫的方式製作看來甜美、和式的圖騰，以及巨大的色彩雕塑外，一句在牆上的白色割字「現在，這個畫廊由我負責」，以藝術家的身分介入畫廊的商業運作

體系。接著，2010年與台新藝術基金會「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合作計畫中，周育正轉而反思藝術家所製作的物品——「藝術品」，是否在社會中能出現其他的功能，例如：進行實質上的社會回饋，同時也發起了一場「互不相欠」當代藝術的收藏實驗。

再到了「東亞照明」、「虹牌油漆」，以及去年在台北市立美術館的雙年展「現代怪獸／想像的死而復生」、「真真：當代超常經驗」展出的作品，都透過展呈和飄渺的概念去揭露一個視覺藝術展覽不會被看見的、空間、單位、系統制度背後的互動。一方面，離鄉背井多年的求學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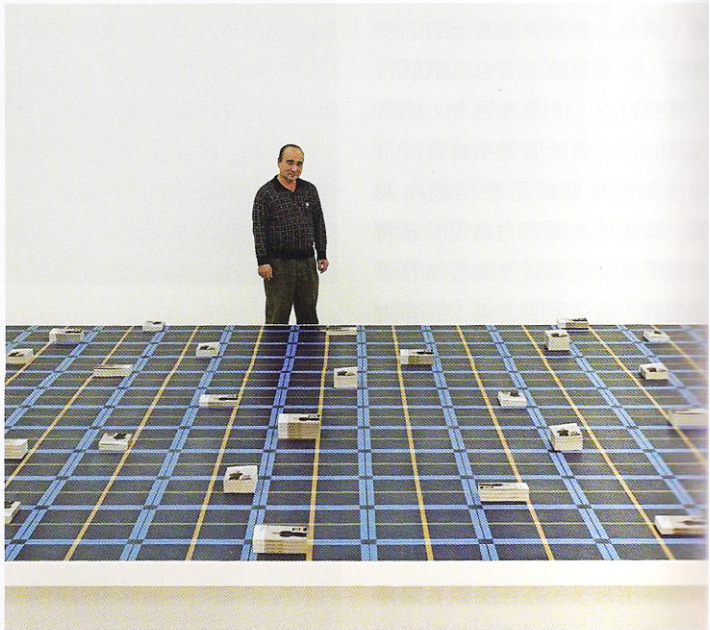


〈工作史—盧皆得〉於誠品畫廊「我們是否工作過量」一展中的展出實景



成為藝術家創作轉變的觸媒，這個轉變指的並不是藝術家透過文化差異的鴻溝，或是思鄉情緒去尋求靈感，而是怎麼將藝術看成共通語言，進而在形式上煉金。在法國求學的八年也成為周育正思考創作最為關鍵的時期，他從運用技巧，大量符號，到開始思索形式語言的簡化，到最後甚至視覺語言技術的消失。然而，「工作史」系列創作雖然基於某種對於台灣經濟結構，工作歷史的反思與重現，展覽形式的創新與調度外，敏銳的觀者進而可以感覺這個作品的創作背景是直接來自於藝術家的成長環境——只是他不曾明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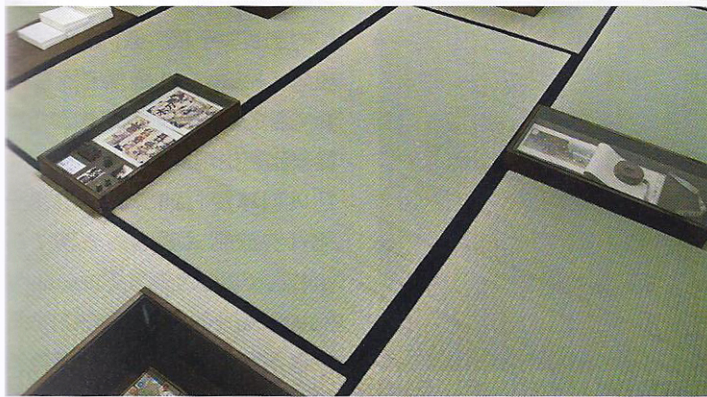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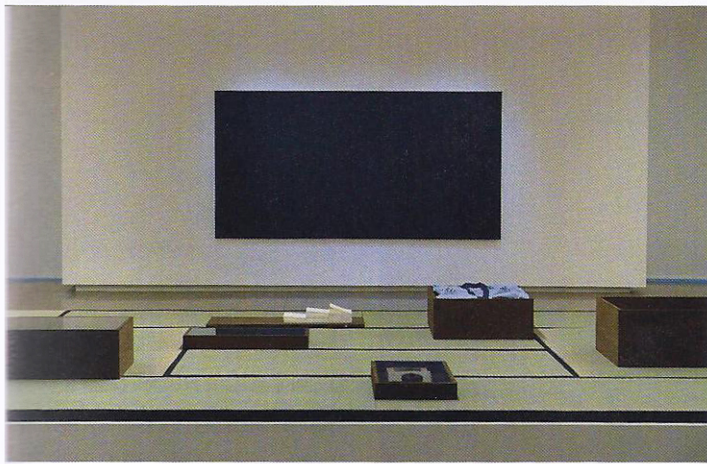
周育正是個很有趣的人，看來冷靜、從容、嚴肅，卻時不時幽身邊的人一默，他亦不是一個某種約定俗成的男性藝術家典型：情感豐沛，氣度張狂，更多



周育正〈工作史—慮皆得〉於北美館展場一景

時候，他很安靜，卻不會過度敏感，理性，做事有始有終，好似某種台灣文學裡傳統家庭的男人印象，這樣的性格特質似乎也透過其創作得以彰顯。回過頭來

說，為什麼「工作史」系列成為周育正創作中最飽含個人情感的作品，因為其幾乎可以說是向自己的父親致敬的作品。不同於蕩瀟灑，際遇多舛的盧皆得。



周育正於誠品畫廊展出的〈昭和時代男子漢〉現場實景

〈昭和時代男子漢〉可能更貼近藝術家的父親面貌。在經濟起飛的那個年代，「他」早早出了社會，在鑄字廠當學徒，一工作就是幾十年，從少年變成師傅，最

後因為電腦印刷普及，這樣大型的鑄字廠工業逐漸被時代踩過，而有一身技藝的師傅們為了就學的孩子與家庭生計散移四處，他們去監工，隨著年紀再長，

他們改做管理員，他們從事保全行政，期許小孩能接受更高的教育，儘管他們當初並沒有料到後來台灣大學林立的現況。從貼身的觀察轉至情感的發酵，這個過程多半是從孩子們離開學校、學習社會現實開始，在這個前提下，周育正也不例外。他從報紙上所發現的徵工廣告開始，直接發現其做為某種工作供需的實際體現，隨後透過一個很長的面試過程邀請了盧皆得參與計畫。在這個透過真實案例引發出藝術家個人感受的過程，藝術家找到一種方法去轉化這樣的感情，於是後來訪談了父親的同事，也就是〈昭和時代男子漢〉的主角，其不僅僅是勾勒了某個經濟環境，也勾勒了對社會中堅分子一代的關懷，甚至讓你想起覆蓋在自己身上那名為家人的羽翼。

「生」這個字，是人站在土地上，「人生」這個詞，又像是一個人旁觀他人的生。周育正的「工作史」系列創作計畫，使用一種探尋、紀錄式的方式去書寫一個人的歷程，也將自己的父親，甚至可以被旁人想像的家庭生活寫了進去。在觀察周育正的「工作史」系列計畫的時候，看著盧皆得時常穿著的毛衣上的圖騰被陳設成作品視覺，或者是〈昭和時代男子漢〉的收藏，他們編纂成書的生命紀事陳列於上，當閱讀著某個被命運所製造的尋常人物之生命，我突然想起周育正在討論作品的時候輕輕講起的一句話：「你可以談經濟，但你不能做經濟。就像燈光，你可以擺設，但你不能製造。」